

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

STUDIA SERICA

華西協合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

第五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印行

本刊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劃多寡爲次)

聞 宥(主席) 劉 咸 劉朝陽 顏 闈 韓儒林

本 刊 條 例

- (一) 本刊所收論文，以關於中國文化之研究爲主，而尤側重於人類考古歷史地理語言等學科。中國以外，如印度南海等之研究，在文化上關係極密者，或亦兼採，惟以極少數爲限。
- (二) 本刊論文，以所中同人自撰者爲主。所外學人有以性質相符之稿本見賜者，本所當斟酌收受之。
- (三) 本刊文字，不以國文爲限，英法德文皆得使用。惟用國文者多附歐文提要，用歐文者多附國文提要，以求國內外學者披閱之便。
- (四) 本刊約二百五十頁爲一卷，每卷得分號刊佈之。

本卷定價： 國內 國幣四十元
 國外 美金一元或英金五先令

凡投送文稿書籍及匯寄書款等，皆請書下列地址：
四川，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本 卷 目 次

再談殷代氣候	董作賓
貴州安順普定諸縣之仡佬及其歷史	鮑克蘭
羌之體質測量	顏 闈
小乙征羌方考	劉朝陽
若干東藏方言中添首子音與前置子音之音變	聞 宥

STUDIA SERICA

Editor: Wen Yu

Associate Editors:

Han Ju-lin Chungshue H. Liu Liu Ch'ao-yang Yen Yin

Volume V

1946

CONTENTS

On the Climate of the Yin Dynasty.....	<i>Tung Tso-pin</i>
The Keh Lao of Kweichow and Their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Records	<i>Inez de Beauclair</i>
The Anthropometry of Chi'iang.....	<i>Yen Yin</i>
On the Conquering of Chi'iang Faog by Emperor Hsiao I.....	
.....	<i>Lin Ch'ao-yang</i>
Phonetic Changes of the Supradadded and the Prefixed Letters in Eastern Tibetan Dialects	<i>Wen Yu</i>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hengtu, Szechuan, China.

再談殷代氣候

董作賓

關於殷代氣候的研究，到現在，好像是已有了很堅強的論證，就是說根據卜辭中的紀錄，知道殷代的氣候要比現在稍為和暖或遠較今日為熱。這是衛特夫格氏和胡厚宣君研究的結果。他們的論文是：

商代卜詞的氣象紀錄 衛特夫格(據陳家芷譯本，載大學一卷一、二期)

卜辭中所見之農業(農業環境部分 4—21 葉) 胡厚宣(第一篇)

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 胡厚宣(第二篇，以上均刊入甲骨學商史論叢第二集)

論殷卜辭中關於雨雪之記載 胡厚宣(第三篇，刊入學術與建設第一期)

衛氏的論文，我曾在書評中談過，現在與胡君論文三篇，合併再討論一下。

氣候是常常有變動的，不是刻板的，這是人人都有的常識。不過根據了多年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例如現在的黃河流域的氣候，我們可以說：冬春兩季要冷，要下雪，雪雨又少；夏秋兩季要熱，要下雨，雨水又多。竺可楨先生中國氣候區域論，(地理雜誌二卷二期)，中國北部類云：

在此區域，雨量最高點在七月，冬則異常乾燥。此地全年雨量，年年變動甚大，與此區以西北相似，故饑饉時見。此區包括山東河南二省，江蘇安徽湖北北部，及山西陝西南部。

又涂長望氏中國雨量區域分類，(氣象研究所集刊五號)云：

我國黃河流域一帶，為‘華北類’，其雨量季候之分配，約計冬季佔 3%，春季佔 10%，夏季佔 70%，秋季佔 17%。雨量集中於夏季。

胡煥庸氏黃河志云：

總現在黃河流域之紀錄，平均每年下雪日數，無超過十五日者。下雪日期，普通多自十一月至三月。

以現在的黃河流域為標準，氣候大數是如此的。

據我粗略的觀察，我所感到的殷代的氣候，表現於卜辭中的，和現在的黃河流域的氣候，並沒有什麼差異，因之我不能說殷代氣候要比現在為暖，甚至於說遠較今日為熱。這是我與衛胡二氏的見解根本不同之處。

衛胡二氏同樣的用統計方法來整理卜辭中有關氣候而記有月名者之紀錄，衛氏收錄了 108 條，胡君收錄了 150 條，他們的看法是這樣：衛氏云：

如果經驗不能使卜者相信在一年中的這個時節確有下雨的可能，則乞靈魔力也是無用的。因此，我們假定關於氣象方面的期望，確實反映了當時氣候方面的經驗，也似乎是合理的。

胡君云：

凡此皆卜雨之辭，其真正記載降雨者甚少，然既卜雨矣，則於其時必有降雨之可能，可知。(第一篇)

蓋甲骨文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本皆為卜辭，間有記事文字，則為數不多，性質然也。但既卜雨矣，則於其時必有降雨之可能，若此，則雖屬卜辭，仍不失為可信之史料。(第二篇，第三篇同)

“期望”下雨而卜雨，卜雨“必有降雨的可能”。所以他們都把卜辭記卜雨而有月份的，當作測候所的“雨日”紀錄而拿來一併統計。統計的結果，乃得到以下的結論：

殷代氣候稍為和暖一節，既為化石的研究所提出，又由商代的古紀錄中所包涵的氣象學的和季節的材料所證實。這種結論，是否能證明西歷紀元前第四個一千年到第二個一千年全世界的氣候都較為和暖？這是可以問的。(衛)

殷代氣候，較今日為暖，殷代一年中無月不可以降雨，乃極明白可知。(胡，第一篇)

殷代氣候，不特稍暖，且遠較今日為熱。(胡，第二篇及第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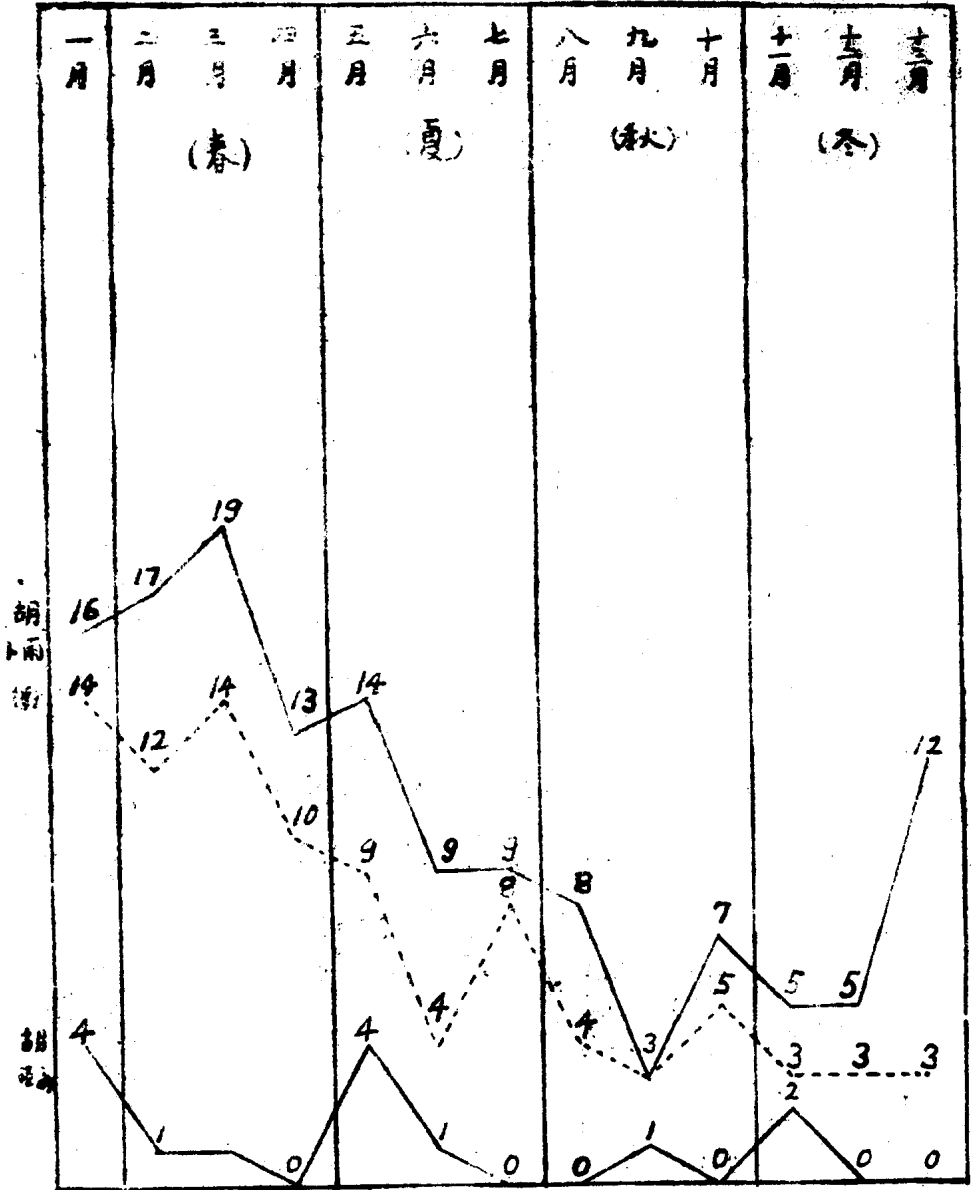
殷代北方黃河流域之氣候，必遠較今日為熱，可知也。(同上)

然則殷代氣候之熱，究至何種程度？曰：由各方面推之，殷代氣候，至少與今日長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當也。(胡，第二篇)

知殷代氣候必遠較今日為熱，約與今長江流域以南相當。(胡，第三篇)

衛氏僅稱“稍為和暖”，胡君則決然斷定殷代氣候，“遠較今日為熱，約與長江流域以南相當”。他們的主要證據當然是卜辭，主要方法，是統計了一百多條卜辭，製成一個總表。其餘的如所謂“化石”及“各方面”的推求，都是烘托這統計表的。我們現在且看一看統計表。(依原表數字改製，增列四季)

统计月雨下月统计合表



觀上表，衛胡兩氏的材料是差不多的。衛氏曾加以解說：

關於收穫和農業雨的占卜，從四月到七月，忽然減少。……關於晴天的占卜，顯然表明缺乏晴天。大概從二月到八月是如此。一年的末期，從八月到十二月，又為收穫期的祈禱，尤其是在十月十一月間。但對於雨量，則與極大減，事實上專為雨的占卜，幾乎沒有了。

衛氏注意到下雨的反面“卜啓”，這是他的特識。是的，如果不加說明，則表中明明是一、二、三月最高，四月以後，何以忽然降低？便無以自解。胡君根據統計表的結果，只是含糊的說：

今觀上表，自一月至十二月，卜雨之事，無月無之。一、二、三、五、六、九、十一諸月，且皆實際降雨。則殷代一年之中，無月不可以降雨，乃極明白可知。又諸月之中，卜雨次數最多者為三月、二月、一月、五月、十二月，降雨次數最多者為一月、五月。

他認為卜雨就“必有降雨之可能”，所以得此結論。我們想，如果是這樣，信任統計所得的是可靠的事實，卜雨次數多，降雨也可能多，那麼我們再看一看：表中的九月是下雨的數字最少，而降雨次數等於零的四、七、八、十、十二、十三月，又當如何去解釋？既然據統計表，認為十三、一、二、三月是多雨之時，因而斷定了殷代冬春多雨，遠較今日為熱；我們如果再追問一句：“六月至十二月，何以雨少”？是不是殷代的夏秋少雨，遠較今日為冷？又在表中九月卜雨最少，降雨的可能當然也最少？而同書（第一、三、三種）講“辨雨”部分，所舉九月十八天的連雨，豈不自相矛盾？這些地方未能自圓其說，是胡君不如衛氏細心之處。

以上把衛胡二氏的研究，略作介紹，以下再分別加以討論。

一 統計表中卜雨辭的覆核

有一次卜雨辭，就認為有一次降雨的可能，這是絕對靠不住的，且舉幾個例子來討論一下。例如胡君所收的十二月卜雨之辭，共有十二條，計

前	1,45,6	一條
後	上,32,4	一條
續	2,4,11	一條
甲		八條
賊	108	一條

這十二條，胡君認為是卜雨十二次，是可能有十二次下了雨。衛氏只收了前後二條加庫 1511 一條，共三條。我們且看胡君所謂“甲”之八條。這是殷墟

發掘第十三次所得比較完整的一個龜腹甲，上面是左右正反兩面對貞，卜十三月雨的左右各五次，共有十次。如果補充復原，應當是如此：

腹甲左邊，問正面。

(己未卜，殼)貞：“今十三月雨”？ 一 (即第一卜，下同)(左行)

己未卜，殼貞：“今十三月雨”？ 二 (右行)

貞：“今十三月雨”？ 三 (右行)

(貞：“今十三月雨”？) (四) (下行)

“今十三月雨”？ 五 (右行，胡未收)

腹甲左邊，問反面。

己未卜，殼貞：“今十三月不其雨”？ 一 (右行)

貞：“今十三月不其雨”？ 二 (左行)

貞：“今十三月不其雨”？ 三 (左行)

貞：“今十三月不其雨”？ 四 (右行)

“今十三月不其雨” 五 (左行，胡未收)

在一版上，寫着日名，貞人的有三次，其餘的省略了日名，貞人，或卜，貞字。這十次，很明白的是一個人在一天之內的占卜。正面的問“這個十三月之內，要下一場麼”？反面的問“這個十三月之內，不會下麼”？各問了五次。這是武丁時代的某一年的閏月，在己未這一天，史臣叫殼的經手卜尚的一件舉，是一次十卜，不是十次十卜，這是很清楚的；是問的一個月之內下不下，也是很清楚的。這正是衛氏所謂“希望下”一類的卜辭。爲什麼要問一個月之內下不下？我認爲這反映着他們的經驗。因爲在雨少之季，才有這樣問法，我把這一類叫做卜“月雨”，在武丁時代，卜“月雨”的卜辭，都不出十、十一、十二、十三、一、二、三月，我認爲這幾個月是他們經驗中雨少之季。以此版爲例來說，如果己未是十三月的第一日，那麼史臣殼何以知道三五天或十天半月之內不會下？而偏要問一個月之內的長期？這正反映着他們的經驗，在十三月(或十二月或一月)常常是一個月之內不下一次的。如果己未是十五日，我們可以知道前十四天沒有下過；如果己未是二十九日，我們可以知道前二十八天沒有下過；這同樣可以證明了十三月的雨少。

我們研究卜辭，不應該斷章取義，支離滅裂，以自欺欺人，我們應當細心的去探求史實的真相，同時要顧及全版有關係的文辭。在這卜十三月雨的副版上，還有另外的十四卜，不記貞人和日子，這由於殷人的習慣，是同人同日所卜的。十四卜之中，仍分爲左右各七卜，問正反面者各七次。記卜辭者只有七處，舉列如下：

腹甲右半，近中縫中下部分。

“佳上甲堯雨”？ 一（第一卜，下同）（右行）

二 三（無卜辭）

“佳上甲”？ 四（下行）

“佳上甲” 五（下行）

六（無卜辭）

“佳上甲”？ 七（下行）

龜甲左半，近中縫中下部分。

一（無卜辭）

“不佳上甲”？ 二（左行）

三（無卜辭）

“不佳上甲”？ 四（左行）

五 六（無卜辭）

“不佳上甲”？ 七（左行）

以上卜“上甲堯雨”的七辭，胡君把它摘錄出來，收入他的第一篇論農業文中列號為 1450—1456，也註了一個“甲”字。他的解說是：

天之時久不雨，殷人則以為乃祖先或山神作祟。

這話對了，這種卜問，同“佳王亥堯雨”？是一樣的。所謂“佳上甲堯雨”？者，意思是說“這樣很久不下了，是上甲在作祟罷”？所謂“不佳上甲”？者，意思是說“這很久不下，不是上甲作祟罷”？總之，這樣問確實是“天久不雨”了。因為不記日子，不記真人，我們可以知道這十四卜也是己未日史臣發所幹的；同時就可以證明己未日的以前若干日，已是很久不雨了，到己未這一天才問十三月之內是否有雨，才問是不是上甲在堯雨，以至於同時卜了十次，或十四次，可見久旱望雨的如何殷切。胡君所列的八次十三月卜雨，事實的真象如此。現在如果把它算入統計的數字，作為八次（或十次）十三月卜雨，即十三月必有八次下雨的可能，如何要得！

其餘的四條卜十三月雨的，可以類推。這種卜“月雨”之辭只是十月到三月裏有它，四月至九月，就絕沒有卜“月雨”之辭了。我在殷歷譜下編卷九，日譜二，文武丁日譜中，曾舉出二十三條卜月雨的例子，這裏不再述及。

不僅此版，尚有卜“五日雨”者，也是在雨少之時。例如前 3,20,4 一版，衛氏收入第二表，見附錄“材料的來源”一月份第一欄。胡君收入一月卜雨例第十四條。詞云：

辛未卜貞：“今日至於乙亥，雨”？ 一月。

這是卜問“從今天辛未到乙亥，這五天之內會下一場罷”？殷之一月，也是雨少之時，所以盼望在五天内下一場。究竟這五天之內下了不曾？我們還是

要看它同版的卜辭，才能知道。我們現在知道了，不但這五天之內沒有下，又過了二十天，仍然沒有下。同版的卜辭云：

乙未卜：‘今夕奏舞，出(有)從雨’？

這一條，胡君又把它收入農業文中，編號為 1617。胡君考“奏舞”是奏等以求雨的專名，也是對的。這一類卜辭，正面是問“出從雨”？意思是“奏舞求雨之後，跟着就要下雨？”？反面是問“亡其從雨”？(如續 4.22,4)意思是“不會跟着就下雨”？為什麼要奏舞以求雨？當然是因為久不下雨了。從辛未到乙未二十五天，辛未下雨，二十五天以後，仍在求雨，可見得這二十五天之內沒有下(即如下過，也是太少，太小)。固是一個卜辭，單獨看去，可以把它認為必有一次下雨的可能，合起來看，就可以知道不但辛未到乙亥沒有下，以至二十五天之內，都沒有下，解釋就迥然不同了。一個月之內至少就有二十五天不下雨，我們還能說這“一月”是多雨的時候麼？

又如通別 2.3, 大骨正面一辭云：

壬寅卜，賓貞：‘若茲不雨，帝佳茲邑穡，不若’？ 三月。

胡君誤入二月下雨第十四條。(同版有庚子，辛丑，甲辰為三月)這卜辭分明是三月之內，很久不下了，農作物急切要雨，所以開頭就說“像這樣久不下雨”，接着問“是天老爺要給這地方人們吃苦頭的罷”？同版的反面武丁也親自的這樣問了一遍，說：

“帝佳茲邑穡，不若”？

可見這一年三月裏旱災的嚴重。像這樣一條，如果因為有“雨”字，有月名，即馬馬虎虎算它是一次必有下雨之可能，怎能說得過去。

自然，有些下雨而記着徵驗的，也可以當作“兩日”看，如前表胡君所列的降雨，但是數字太少了，不完備的測候紀錄，尚不能列入統計，何況是偶然附記的徵驗之辭。至於僅是卜問，或是希求下雨，或是怕下雨，那就更不用說了。

二 雨字的涵義

我在評論衛氏文中，曾揭出兩字在甲骨文中的三種用法：

第一種是風雨之雨，是名詞。例如“黍年有足雨”(前 4,40,1)是說“黍子要收成好，有足用的雨罷”？

第二種是由上而下的意思，是動詞。例如“雨霰”？(原文從奮釋為霰，今按當釋霰。後下 1,12)是說“要下霰了罷”？又如“辛卯……妹，雪。壬辰卜貞：今日不雨”？是辛卯這一天，在昧爽時下了雪，第二天壬辰又問，說“今天不會再下罷”？在前後兩天之內，第一天下了雪，第二

天決不會再問下雨的。這兩個雨字，後世的讀法不同，韻會稱“風雨之雨，上聲。雨下之雨，去聲”。

第三種，是名詞動詞合用，就是“下雨”，“落雨”。例如“帝其命雨”？（庫 G07）是說“上帝要命令叫下雨罷”？這話如果任冬春季，是包括着“下雪”在內的。

以上的意見，至今不變。胡君却是反對我第二種說法的。他以為是“不可通”。他在他第二篇，三篇裏，都有所辯駁。他說：

今按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其喑，雨雪其霏”。言雨與雪其雱霏，非謂下雪其雱霏也。（余曾引此“雨雪”以為“下雪”。）雨雪連稱，又見詩小雅信彼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雨雪之後，益之以霡霂，是雨雪明明為雨與雪，而非下雪之意也。至所舉卜辭，乃後編卷下一集第十二片，其辭曰“癸巳卜，畀，貞……雨霰，十月，在口”。雨霰之上，適有缺文，則“雨霰”以下，或為記驗之辭，言十月降雨與霰也。或“雨”以上為卜辭，“霰”以下為驗辭，言本卜雨，終降霰也。或“雨霰”皆為卜辭，卜雨與霰也。總之雨霰者，言雨與霰，非言下霰也。蓋有降雨而隨降霰者矣，未有不降雨而只降霰者也。（見第二篇注 146，第三篇 15）

今再按癸巳卜雨霰一辭，雨字與癸字齊，是上無缺文；在字左有界畫，當屬另一辭，是貞字下無缺文，故“雨霰”之上，不得有缺文。僅在字下所缺為一地名。這一個卜辭，很明白的是在殷之十月癸巳，天氣忽冷。陰雲四佈，時令猶未屆嚴冬，不當下雪，所以下問說“要下霰罷”？據我粗淺的觀察，這“雨霰”是卜辭，不是驗辭。是卜“下霰”，不是卜下雨兼下霰，事理具在，無須強辯。

至於毛詩中言“雨雪”者凡八見，無一不作“下雪”解者，不憚煩瑣，列舉於此：

一·如彼雨雪，先集為霰 小雅頌弁

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義云“言王政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雪，是雪有漸也。”

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

注：“霏霏，甚也”。上文有“歲亦陽止”，“歲亦莫止”，皆冬季下雪之時。

三·“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小雅出車

正義云：“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泥塗，正月之

中也”。又云：‘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

四·雨雪瀟瀟，見晁曰消。

五·雨雪浮浮，見晁曰流。 小雅角弓

箋云：“雨雪之盛瀟瀟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疏云“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瀟瀟然而盛，至於見天暝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又云：“浮浮，猶瀟瀟也”。

六·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 小雅信南山

箋云：“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又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正義云“養成王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霡霂然以接冬澤”。

七·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八·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小雅北風

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注云“雱，盛貌。喈，疾貌。霏，甚貌”。正義云“言天既爲北風其寒冷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

以上所舉言“雨雪”者，在毛詩皆當爲“下雪”之義，無一處解爲“下雨兼下雪”而可通者。這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稍具常識者，一嗅而知。

其次，雨字作“下雨”，也包括“下雪”在內，這種用法，也見於春秋時代。例如春秋經文中：

莊公三十一年 冬，不雨。

僖公二年 冬十月，不雨。

僖公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文公二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文公十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文公十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周之冬春兩季，是皆可以下雪的，例如：

桓公十年 冬十月，雨雪。

僖公十年 冬，大雨雪。

隱公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所以上段所舉的“不雨”，是包涵“不下雪”在內的，如果“不雨”只是說“不下雨”，那麼十二、正、二、三月下了雪，四、五、六月不下雨，總不能再說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罷？單就春秋時代說，冬春兩季只下雪不下雨，乃是常事，不能說下雪不算下雨，所以說這些雨字就指下雨，也包括

下雪在內的。這是周代承襲殷代文字的習用法，是上文雨字用法的第三種。普通指下雨下雪，都稱為雨，有時候特別紀錄著雪或霰。我們要讀通契文的雨字，是不可以呆板板的，一口咬定它非是“下雨”不可。

三 說霰

卜辭中𠄎等字：舊釋為雹，因从申从 00 或 ；，以為是會意字，說這是“象閃電交作，雜降冰雹之形”。這是可以講得通的。不過就最近發現的新辭中，便成了問題。例如胡君文中所引，十三次發掘之一片云：

𠄎，其雪？佳庚吉？

貞：弗其(雪，其)？ (甲)

這裏應該注意的是𠄎與雪並卜。我們知道雹是與暴雨同下的，決沒有與雪同下之理。與雪同下的只有霰。因此知道他決不是雹。往時固竺可楨先生談及此事，竺先生說，可能是霰。今按實當為霰，霰與申閃音近，以 00 或 ； 為形，可以說是形聲字。殷代的月份，既與太陽年節氣有固定之關係，而霰字所見有月份之紀錄，又只限於十月至三月。例如：

癸巳卜，貞：‘雨霰’？ 十月。在口。（見上引）

乙丑(卜貞：)之一月其雨？ 七日壬申，霰。 前¹³3,19,S

癸亥卜，貞旬。一月。庚雨，自東。 九日辛未，大采格雲自北，霰。

乙 478

癸酉卜，貞旬。二月。大采日格雲自北，霰。 乙 12

貞‘及今二月，霰’？ 乙 529

𠄎(大)采格雲自北西單，霰。𠄎星。三月。 前 7,26,4

十月及二月是卜辭，一月、三月，都是附記氣候之辭。都確切會下了霰。殷代在武丁時，一月到三月，包涵着小寒至春分的節氣，這時候絕對不會下雹子的，參證它與雪同下的關係，所以可以說應該是霰字，不是雹字。除了上舉十月到三月記卜霰或降霰之外，絕不見從四月到九月有霰的紀錄。

霰和雹的形狀近似，實際上則大有不同。霰是冬天微溫時降的，雹是夏天驟冷時降的。據氣象家言：

雹 小者如豆，大者如拳。能傷禾稼，牲畜。雹之生成，由氣壓之變化，飽和空氣，上昇至極高之處，感低溫而為雪，降至其次之溫層，溫度略高，在冰點以上，則雪漸溶解。再降至次層，溫度又低，又有凍結之雪，附着此半融之雪上。如此逐次落下，逐次受溫度之變化，雪之附着逐次增加，遂成大體積之雹。剖開視之，其次第增加之層數，明白可見。

霰 小如稷米，故亦稱稷雪。雪之溫度近冰點時，其性融而凍，每互相粘附，當其粘附時遇風，則密集而成圓粒，降于地上則謂之霰。霰為寒冷時所生，故多見於初冬及將春之季。

我國舊籍中，亦有此種理論，如禮記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注云：

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大戴禮“陽之專氣爲霰”。注云：

陰氣在雨水，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霰者，陽脅陰之符也。

陽即溫暖之氣，陰即寒冷之氣，其理相通。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雹與霰的大別，因而知降於冬春之季的，應當是霰了。

本來象形文字中，點的象徵太多，且也無大小可言，如一滴酒，一點塵，一塊泥土，一粒砂子，一珠血與汗等等，皆可用點去表示它，所以在形體上僅僅有一圈一點，是無法判斷它是雹是霰的。今所以能夠斷定是霰者，正在它下降的季節，同它與雪並下的關係。

四 雪與綏

卜辭中，一、二、三期，雪字但作或，四、五期又增加兩字於上，如今寫之雪字。殷人以雨爲下。包括下雨與下雪，故雪字不常用，有時偶然亦用之。與霽字之不常見相同。在武丁時，有以雪字爲地名或人名的，但仍當讀爲雪，從沒有作他義解者。胡君既以爲殷代氣候“遠較今日爲熱”，所以他對於記有月名的卜雪辭，不若不加以甄選。胡君舉卜雪各例，刪除了以下幾條：

己卯卜貞：“今夕小子出雪”？

貞：“翌庚辰，小子出雪”？五月。

“小子出雪”？ 錄 794,795,894,合

☐子雪。 前 4,29,6

戊申貞：“☐又雪”？

戊申貞：“☐又雪”？ 前 5,38,3

己酉卜貞：“亞从之出雪”？三月。 後下 25,9

說之云：

諸雪字，則假爲綏字。釋名釋天，雪，綏也。爾雅釋詁綏，安也。有綏，猶言亡禍也。詳拙作卜辭成語研究。

今按上舉諸雪字，與雨雪之雪，字形全同，言“有雪”分明是卜問“是否要下

雪’之義，小子，亞從之，雖不能詳，但‘有雪’二字意義甚為明瞭。胡君所以刪除了這些‘有雪’之辭，別以爲‘成語’者，實因其月名爲‘三月’及‘五月’，不合於他的結論而已。衛氏文中，曾收入己酉卜雪一條，入其統計表中，爲之說云：

至今只找到一首關於雪的卜辭，上邊記有月份，其所記爲‘三月’，這正是一年中農業生活正當充分活動的時期。由其上下文觀之，認爲這季下雪是一種不祥之兆，使人驚懼。因此我們把它認爲是特別寒冷的一年，或數年反常現象。雖說有時下雪，然冬季的雨，似乎指示殷代的溫度，比現在華北流行的溫度要高些。

衛氏的結論，至少受了這條卜辭的拘束，所以他只是說‘比現在稍爲和暖’。胡君索性不要這一類的卜辭，止收了一條記有‘十二月’的卜雪殘辭，所以他更進一步說‘遠較今日爲熱’。

其實卜雪而記有月份的還有一個是‘四月’，（見殷歷譜日譜二）再加上前節所錄卜霰及記降霰的十、一、二、三月，都可以反證着殷代的氣候，冬天不見得和暖，更不見得熱。

在我看起來，這三、四、五月卜雪，並不算希奇。黃河流域，在夏正的三月是可以下‘桃花雪’的，舊歷三月，包涵着清明，穀雨兩個節氣，武丁時因爲閏閏必在年終的關係，常常是節令向後游移，月名向前游移，據殷歷譜的推證，如

武丁二十八年，五月八日穀雨。

二十九年，五月四日清明，十九日穀雨。

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穀雨。

所以，在武丁時代，五月下雪是很有可能的，三月、四月，更不用說了。

其次，關於釋名，劉熙的釋名，好用聲訓，本來是試探語根之一法，不能算義訓，因爲他牽強附會之處太多了。可是釋名講‘雪綏也’一段却甚好。原文云：

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

‘綏綏然下’今本作‘綏綏然’，據文選註，初學記，廣韻，太平御覽引文補之。綏綏之義，如詩南山‘雄狐綏綏’，荀子儒效‘綏綏兮其有文章’，爲‘行遲’，‘安泰’之貌，有從容安詳之義，以‘綏綏’說雪之命名，蓋取其‘綏綏然下’。劉熙之意，是說雪爲什麼叫雪，因爲它下降時綏綏然，所以才說‘雪綏也’，是雪之名取義於綏，不是說雪字可作綏字來講。知道這一點，才可以讀釋名一書。

退一步說，即使雪可以訓爲綏，古籍中也絕沒有其例。釋名中說

霜，喪也。露，感也。昏，損也。晨，伸也。風，放也。汜也。雨，羽也。日，實也。月，闕也。

試問古籍中有以霜爲喪，以露爲感，以日爲實，以月爲闕之訓詁否？“綏綏”不可以訓雪，何況但取一“綏”字而又轉訓以爲“安”？

如果把雪字訓綏訓安，則一切雪字皆可通。如“王疾首，中日雪”，可以說王的頭痛，到中午就安好了。“雨大雪”，可以說一場雨而民心大安了。卜雪，貞雪，延雪，其雪，妹雪等等，固無不可以安綏訓之而通者，諸雪字若皆作綏安解，則殷代根本不下雪，豈不更妙，何必專選出紀錄“有雪”之“三月”，“五月”，而勉強爲之索解。

五 論所謂大雨與多雨

胡君之言曰：

且如前引(庫 717, 佚 796, 349)等辭，皆言一月多雨，(天 22) 辭言二月多雨，(前 3,19,2) 辭言二月有大雨，(前 8,18,5) 辭言三月帝命多雨，知殷代之一、二、三月，必常常降雨。卜辭所記，決非偶然。如殷建丑之說爲可信，則約相當於今所行陰歷之十二月、一月、二月，陽歷之一、二、三月。然在今之安陽一帶，此三月者，恆降大雪，絕不能降雨，與卜辭所說多雨者不同，此大可注意之事也。

胡君這種論證有兩重錯誤：第一、是把兩字讀得太死。雨只是“下”，不單指“下雨”而言，上一節已經談過了。第二、是把卜辭與記驗之辭混爲一談。卜辭只是一種祈望，記驗才是事實。如胡君所舉的

☐咸☐雨，☐巳亦雨，多。一月 (庫 717)

口口卜，“今一月多雨”？ 辛巳雨。(佚 796)

貞：“之一月不其多雨”？ (佚 349) 以上一月。

丙申卜，貞：“今二月多雨”？ 王固曰其佳丙☐ (天 22)

乙酉卜，大貞：“及茲二月有大雨”？ (前 3,19,2) 以上二月。

口口(卜)問貞：“今三月帝命多雨”？ (前 3,18,5)

除了第一條，是追記巳日下的甚“多”之外，別的都是貞問是否多下，大下。因爲一月至三月是雪雨較少之季，他們在希望着下的大而且多。例如說：“這個一月之內能多下一點麼”？正反映着一月下得太少了。說“這個三月，上帝能叫多下一點麼”？正因爲這三月之內，雖然下過，却是很少。說“趕着在這二月之內，能夠大下一場麼”？同樣的是二月雖然下過，却是很小的。這樣看來，在一、二、三月之內，並不見得常常有大雨，有多雨。至於第一條一月記